

对装裱字画技法的几点粗浅看法

何锡福 康建国

最近两年，陆续出版了一些有关装裱的书籍，对我国这门古老的传统技术作了系统的总结，毫无疑问，这将对装裱技艺的发展，起到有益的推动作用。由于我国美术事业的发展，对字画装裱的需求日益普遍，而有关装裱知识的书籍本来就不多，加之出版数量少，更是供不应求，很难买到。就我们所看到的几本有关装裱的书籍，其中以故宫博物院修复厂裱画组编写的《书画的装裱与修复》和冯鹏生同志编著的《中国书画装裱概说》较为全面。这两本书各有特点：故宫裱画组编写的册子中，除了总结他们自己的装裱经验外，对修复装裱出土文物，做了可喜而又较为成功的尝试，对装裱技术有新的贡献；冯鹏生同志编写的册子中，对装裱技术的历史概况，有较多的介绍。总之，编写的同志是颇费了一番工夫的。

装裱一幅字画，各地的做法都不尽相同，这本不必强求一致，也是无可非议的。但是，如果因为某种做法会影响裱件的质量或美观，甚至污损裱件，那么这种做法是否妥当，也就有商榷的必要了。我们根据自己在工作中的一些粗浅体会，谈几点不成熟的看法。

一、关于漂洗画芯

对于用漂白粉漂洗画芯的问题，多有争论。有的主张用，有的认为不能用，有的则主张对绢本画芯不能漂洗，对纸本画芯漂一漂也可以。对这样一个问题，发表一点我们的看法，我们认为，绢本画芯是绝不能漂洗的，就是纸本画芯，也不能用漂白粉处理。如果因为年代久远，画芯变色发暗，为了使它“除旧见新”，便轻率地用漂白粉对画芯进行漂洗，这种做法，不但会使画面的植物性颜料变色，破坏画面，而且还会使绘画赖以保存的绘绢或纸张，发生化学和物理性能的变化，致使这些艺术品早日“寿终正寝”，了却残生。

用漂白粉漂洗画芯，会给纸张尤其是绘绢带来严重危害。

我们知道, 绢帛是由蚕丝织成的。蚕丝是天然动物性纤维, 它的主要成分蛋白质, 是由若干种氨基酸以肽键结合起来的含氮高分子化合物, 与合成高分子化合物一样, 天然高分子化合物在许多因素的作用下, 也会发生解聚合反应, 不仅有颜色的变化, 而且高分子链的断裂、降解, 还会引起材料的物理性能如机械强度等, 以及其他性能的改变, 这就是常常说到的高分子材料的老化。

老化的主要因素是: 热、紫外线、臭氧以及微生物等。有人做过实验: 在空气中把高分子材料放在高温下或者用紫外线照射, 老化就很厉害; 假如在氮气或真空中进行, 老化则较缓慢。这是由于高分子材料吸收热能或紫外线能, 更容易发生氧化的缘故。由此可知, 氧的作用相当大。

漂白粉之所以能起到漂白作用, 是由于它的有效成分次氯酸钙 $[\text{Ca}(\text{OCl})_2]$ 在水中分解, 因氯夺取水分子的氢而释放出的新生态氧, 能对有色化合物进行氧化生成无色物质的缘故。所以, 使用漂白粉漂洗画芯, 虽然能使画芯吸附的有色物质褪色, 从而使画芯变得白净一些, 但与此同时, 画芯材料的本身将会因此而加速老化, 甚至变质。

在纺织工业上, 漂白动物性纤维如蚕丝、羊毛等, 是使用过氧氢 (H_2O_2) 等中性氧化剂, 而从来不使用漂白粉, 这是因为动物性纤维在酸碱存在的情况下会发生水解, 即蛋白质水解变为氨基酸。如果把羊毛放入只有 5% 浓度的氢氧化钠 (NaOH , 即烧碱) 溶液中, 只需烧沸五分钟, 羊毛即会全部溶解。酸性物质对动物性纤维也会产生类似的作用, 可见酸、碱性物质对动物性纤维即蛋白质的化学作用是相当强烈的。漂白粉的水溶液是呈碱性的, 所以当用漂白粉漂洗以绢帛作材料的画芯时, 绢帛即会发生水解, 轻者绢丝酥脆、断裂, 情况十分严重的, 简直可以把绢帛变得像泥浆一样。因此, 以绢帛为材料的画芯是绝不能用漂白粉洗的,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, 文物古迹将毁于一旦。

造纸的主要原料取自植物性纤维, 植物性纤维主要是由纤维素构成的。与蛋白质不同的是, 它属于多糖类高分子化合物, 在造纸工业上, 纸浆的漂白, 一般多使用漂白粉作为漂白剂, 因为漂白粉有价格便宜、漂白性能强, 尤其具有能除去木质素等杂质的作用。但是, 漂白粉在漂白过程中, 对纤维素仍会起氧化作用, 使之变为氧化纤维素而受到损伤, 其损伤的程度与漂白粉的浓度、温度及时间成正比, 漂白工序的每一环节不仅需要严格的控制, 而且还必须经过酸洗及脱氯的过程, 否则纤维素还会遭到后期的损伤。

用漂白粉漂洗纸本画芯时, 情况又有所不同。首先, 画芯变色发黄发黯的原因, 一个是吸附了有色物质, 再一个则是纸张绢帛本身的老化所致。对于前者, 可以用清水泡、开水淋或皂荚水漂洗, 即可基本清除干净。至于纸张、绢帛老化发黄, 是纤维素或蛋白质分子断链、降解, 因本身结构发生了变化而引起了光学性质的变化所致, 即使用漂白粉漂洗, 也是无济于事的, 反而会对画芯造成更大的危害。第二, 流传了若干年的画芯, 老化情况已经严重, 若再经过漂白粉漂洗, 纤维素的氧化过程势必加剧, 纤维素

中的葡萄糖残基，可能被氧化断裂而生成二元醛或二元酸化物，纤维分子会因此而断裂，纸张的机械性能大大降低，拉力削弱。在漂白粉漂洗画芯后，又不经酸洗和脱氯的过程，只采取用水冲洗的办法，将会留下钙盐及单体氯等有害物质，使纸张更容易发硬、渍碎，继续损害纤维。当然，用漂白粉漂洗画芯时，纸张的纤维素的氧化过程比绢的蛋白质的水解过程要缓慢得多，但是，它们毕竟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了根本的危害。因此，从保护文物安全的角度出发，在裱画的过程中，是不应该用漂白粉来漂洗画芯的。就是用双氧水、高锰酸钾等其他氧化剂对画芯作局部处理时，也得格外小心仔细。

总之，我们认为，在揭洗旧画芯时，不能用漂白粉进行漂洗。用漂白粉漂洗画芯，特别是绢本画芯，是有百弊而无一利的。

二、用“滚浆法”加固旧绢芯值得商榷

装裱旧字画，揭托画芯是一道关键工序，把画芯揭托好以后，其余工序也就比较好办一些。

揭托旧画芯时，应根据其完好程度、托纸（即命纸）与画芯的黏合情况等来决定揭托的方法。在揭托“用稀绢托纸绘制的画芯”时，有一种方法叫“滚浆法”是这样介绍的：“有一种画是用稀绢托纸绘制的。凡是这样的画芯，托纸就不应该掉，揭掉托纸会使原画失去神采。托纸已有脱落的，可用滚浆法加固，即从正面施一些稀糨糊，使绢与纸黏合结实。”我们认为，用稀绢托纸绘制的画，确实不能将命纸揭去，因为整幅画的一部分墨迹或颜色，已留存在命纸上，如将命纸揭去换上新的托纸，就会出现“煞眼”的情况，即整个有画的部分会有很多的小白点，使原画黯然失色，所以，保留原画的命纸是十分重要的。如果原命纸托得很牢实，可视其画芯的厚薄，或加托一层薄棉连，或将画芯就此搭杆晾干，再行“封镇”也行。只是，对命纸已有托落的画芯，如果采用“滚浆法”处理，我们认为似有不妥之处。首先，用“滚浆法”从正面灌浆，不管用稀糨糊或是稠糨糊，都会在画面上留下痕迹，甚至会出现亮光，污损画幅。其次，采用稀糨糊灌浆，绢芯与命纸也不一定能黏合的很结实。我们在处理这种绢芯时，不是采用“滚浆法”，而是采用“还原法”，用稀绢托纸绘制的画芯，如命纸有脱落，即我们所说的有“壳层”的现象，就正好说明命纸与绢芯黏合的不结实。“壳层”越厉害，命纸就越容易揭起来。我们对“壳层”较厉害的绢芯，就将其命纸从接头处分段揭开，揭开一段后，将绢芯刷上较稠的糨糊，再将命纸还原，排刷结实，然后再按次处理其余部分。如果命纸是整张的，则先揭开一半，刷糊排实，然后再揭另一半，再刷糊排实。待整张画芯托好后，即用湿排笔洗去漏过正面的糨糊，则画面干净清爽，绢芯与命纸黏合也很结实，毫无污损画芯之虞。所以我们认为，用“还原法”处理稀绢托纸

绘制而又“壳层”厉害的画芯，似乎比“滚浆法”要妥当一些。

三、关于贴废肩

凡是带有绢包首或锦包首的裱件，都需要贴废肩。所谓废肩，即我们所说的耳子。贴废肩的目的，是为了使裱件的包首部分便于贴墙，又不至使裱好的画幅留下浆口的痕迹。这样，裱好的画幅便干净美观。废肩怎样贴好呢？有的是直接贴在绢包首或天头上，这样就会或多或少地在裱件上留下糨糊的痕迹，影响画幅的美观。我们认为，最好是把废肩贴在天头与包首之间为好。我们的做法是：把浅色绫或绢平放在台子上刷上稀糨糊，晾干后裁成一寸宽，七、八寸长的条子。覆活时，将耳子贴在天头与包首之间，露出约三分之二的宽度。露出在外的部分，贴上事先配好的纸条，然后再进行覆活的其余工序。也就是说：废肩是用浅色单层绫绢做成，贴的部位是夹在天头与包首之间，裱件下墙后，用剪子剪去即可。20余年来，我们贴在墙上的裱件，没有一件是从贴废肩的地方绷裂开过，完全是牢固可靠的。从外表看，剔去废肩后，不留一点痕迹，不影响画幅的美观，又因废肩很薄，残留在天头与包首之间的部分，并不影响画幅的质量。所以，我们认为，最好把废肩贴在天头与包首之间。

四、关于手卷锦包首的做法

装裱手卷时，一般都用做锦包首。在做锦包首时，有的转边，有的套边，转边的锦包首做法如下：“包首用锦做成，使用时必须经丝横用。其宽比手卷宽两个转边缝，长约23~27厘米。在包首锦的背面刷上半稀半稠的糨糊，将经纬丝对直，平放在案面上使之晾干。裁方后做好转边，待覆手卷时做上去。”覆活时，“用湿毛巾盖在上面，使它潮润。……而后把潮润的包首合在刷过糨糊的天头上……”也就是说：第一，将锦的背面刷上浆糊后晾干；第二，将晾干后的锦裁成包首，做好转边；第三，覆活时将包首用湿毛巾潮润后再刷到天头上。我们认为这种做法，有两个问题值得提出来商榷，一个是包首的涨缩问题，一个是包首的转边问题。

先谈包首的涨缩问题。一幅裱好的手卷，包首总应该同整个画幅一样宽，不能缩进去，也不能涨出来，但是按照“转边法”做的手卷锦包首，完全可能在覆活后，包首比天头要涨出来一些。因为锦在刮糨糊后，并没有绷在台子上或墙上，这样晾干后的锦，收缩的程度比较大。用已经收缩过的锦做的包首，覆活时又用湿毛巾潮润，这时包首必然涨开，其宽度必然会比天头宽出一些。手卷天头虽然刷上浆糊后而会涨出一点，但因材料镇过墙，又上过胶矾，涨出的程度极其有限。锦包首的膨胀程度比天头还大，

所以覆活以后，包首就会比天头宽出一些，这就会影响手卷的质量。我们认为，锦在使用之前，应先在正面的四周打上浆口，翻过来抻直贴在台子上，然后再在背面刮上糨糊，干后待用。在做好手卷包首覆活时，也不必将包首潮润，只将套边润一润，上在天头上时，就不会出现涨缩的现象。

锦包首转边是否合适呢？不管是撞边手卷、转边手卷或套边手卷，虽然经过两次研活，边仍然比中间厚出一些，卷好以后，两头紧中间松的现象在所难免。锦本来就比较厚，锦包首经过转边后，再与手卷边凑在一起，更增加了两头紧中间松的情况，而且锦的纬线是很挺的，转边也不太好做。为了避免再给手卷的边增加太多的厚度，可以在锦包首上采用套边的方法，因套边纸很薄，两层叠在一起也比一层锦的厚度小很多，经过覆活以后，还可以减薄一些。看来，对锦包首采取套边的方法似乎恰当一点。

五、关于裱帖

过去所裱的帖，都是往右边翻开，文字是从上到下、从右往左通读，这符合过去的书写习惯。现在翻裱旧帖，当然也按陈规，从右至左，文字方能通顺。如果一张新的拓片，一定要裱成从左往右读的帖，也无不可，这也是容易办到的。不过，按现在的情况看，裱好的帖一般还是从右往左读的。

《中国书画装裱概说》一书所介绍的“五镶经折式”，有插图一幅，画的帖是与过去的版本一样，从左往右翻，文字当然是从右往左通读的，但是，在介绍具体的操作方法时，却刚好相反了。书中介绍说，把帖样子上台到台子上后，铺上层水油纸，“裱第一张时刷好天地头后，从左往右刷：边镶、分心、边镶、分心、边镶、分心。其形状如图：”按照这个图和书中所介绍的“从左往右刷”的方法，裱出来的帖，就是往左边翻开，文字却是从左往右读，与前一页所画的版本刚好相反，所贴的签也就在后面的一块板子上去了。如果是用拓片新下的帖条子裱出来的帖，文字尚可通顺，如果是翻裱旧帖，那么连文字也无法读通了。《中国书画装裱概说》介绍的裱帖方法，之所以在实际操作中出現适得其反的结果，大概是画帖样子的插图，把天地头刚好弄颠倒了。

总之，以上几点看法，仅仅是我们在工作中的粗浅体会，也没有与其他同志交换过意见，难免有管窥之见，井蛙之嫌，错误及不当之处，尚请各位老师多多批评指教。

(原刊于《文物保护技术》辑刊 1982 年第三辑第 59 ~ 66 页)